

翠云悠悠映清流

赵平

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素来就有“泉映梨花、自在清流”的美誉，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《南行记》作者艾芜先生的故乡。最近几年里，我一直想去清流镇看看艾芜先生的故居。

去清流镇，最好的季节应该是阳春三月，那时节，千亩梨花竞相绽放，缤纷花瓣赛过雪片，诗意浪漫，美不胜收。然而，有些事情平日常总是想做，但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，待到我说走就走，独自一人去清流镇参观艾芜故居时，已经是春天的尾声了。

艾芜故居所在的清流镇翠云村是典型的川西平原乡坝子，交通不是很方便。尽管如此，我并没有打算自驾，而是计划乘坐公共交通前往。不承想，这一趟说走就走的行程颇费了些周折，地铁、公交、步行、三轮车轮番上阵，多少有些辛苦。

想想艾芜先生从1925年夏天起一路南行，六年时间里徒步到云南，流浪在缅甸，漂泊东南亚，南行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，促使他把一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，赤着脚一路走、一路写，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，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，创作出以《南行记》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，这种“走在路上，写在路上”的精神和情怀令人钦佩敬仰。我以这样的方式去参观艾芜先生的故居，也是向文学先贤致敬的一种方式。

时近正午，顶着头上炽烈耀眼的太阳，我来到了翠云村，眼前是田野上被绿树环抱的一座川西民居风格院落，这里便是艾芜先生的故居。

故居门前草坪上立着一块近一人高的灰白色大石头，上书瘦金体“艾芜故居”四个大字，落款为“二零一四年 后学流沙河”，这是2014年故居整修落成时，流沙河先生留下的墨宝。站在石头边，远处清风徐来，麦浪滚滚，近旁树木葱茏，

鸟鸣啾啾，好一派浓烈的乡村风情。

故居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。一处是马识途先生题写匾额的“艾芜故里园”，是在原来老屋位置上重建的一座黑瓦白墙、穿斗木质结构的四合院，展示着川西农村的生活场景，再现了艾芜先生笔下的乡风民俗。另一处是紧邻不远、由流沙河先生题名的“艾芜纪念馆”，通过大量图片、实物和相关资料，详细介绍了艾芜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创作成就。

我走进艾芜故里园，庭院正中立有一座汉白玉雕塑的艾芜先生头像，院中矗立着几棵高大的黄楝树，枝繁叶茂，绿阴如盖。不大的院子呈凹字形，正房两边是两排厢房，从堂屋客厅、卧室灶房，到房间布局、家居陈设，再到墙上的斗笠、蓑衣，屋角的桂枷、风车，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旧时川西平原的乡风民俗，感受到艾芜先生笔下描述过的“春耕、夏锄、秋收、冬藏”的农耕生活。

艾芜先生在1941年12月写下的《<春天>改版后记》一文中回忆道，哪怕在“日暖风和”的“二三月间”，祖父也“要我在半暗半明的屋子里，苦读四书五经，那种闷气，真是令人难受”，像“四书五经”之一《孟子》，即便有注解，也是“诘屈聱牙”读起来很不顺口的，何况“家家妇女都到田野里面去摘龙须菜”了。读着墙上展板里这些片段的文字，我想，艾芜先生在压抑的环境中渐生出对自由的向往、对进步的追求，他后来的离家南行，应该是在这故乡小院的书屋里就闪烁起了思想的火花。

快要立夏了，明亮的天光尽显着暮春的灿烂，湛蓝的天际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的洁净。院子里静寂无声，唯有艾芜先生的塑像静静立在院子中央，黄楝树把树影轻轻投映在老人面颊上，为他遮挡正午的烈日。默默站立在塑像前，我凝视着艾芜先生清癯面容上睿智慈祥的双眸，耳

边似乎渐渐回响起高山峡谷里劲风的呼号、山间古道上清脆的马铃声……

我移步来到近旁的艾芜纪念馆，静谧的两层小楼内陈列的资料比较丰富，按照时间节点，以“南行源故乡清流”“人生探索漂泊中”“‘左翼’文坛一新人”“避难宁远江上行”“桂林创作大丰收”“在重庆苦干迎新”“住进北京十二年”“叶落归根近三十载”等为题，对艾芜先生的生平 and 创作进行了全面回顾。

在二楼展板的“跋”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，“艾芜从事文学创作近七十年，写作和发表的著述多达一千万字，这是他留给祖国的一笔最宝贵的遗产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。艾芜的作品被译成日、俄、英、德、朝、匈、波等多种文字，为传播中华文化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”文字旁边，是艾芜先生摄于书房内的大幅照片，这位“流浪文豪”神态平和端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是一叠一叠摊开着的文稿和书籍，他手中捏着取下的眼镜，双目炯炯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。

顺着艾芜先生深邃的目光，我也向窗外望去。窗外，暮春的乡村虽已无桃红李白，但也是满眼青绿，葱郁沁心。绿色是这个季节的主调，大片大片的金黄点缀在其中，快要成熟的麦子随着煦风缓缓起舞，四周田野里静静的，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丰收酝酿着激情。这景象让我想起了艾芜先生那部名著的书名《丰饶的原野》，悠悠翠云映照下的清流镇，不正是一片“丰饶的原野”吗？

记得艾芜先生有一段座右铭：“人应像一条河一样，流着，流着，不住地向前流着；像河一样，歌着，唱着，欢乐着，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、充满荆棘的路上。”艾芜先生就是那一河清流，奔涌激荡地流过这片丰饶的大地，流进了每一位热爱他作品的读者心里。



玩 沙

张金剛

白亮亮的沙滩上，晃动着两个小孩，旁边站着一个大人，应该是爸爸在带娃玩沙。

这河叫大沙河，从太行深山挟石裹沙、自西向东流淌了千年，在小城开阔地界冲积出南北两片沙滩。虽夹杂五色颜六色的砂石，可那如研磨而成的细沙，被一年年雨季的流水抹过，堆积得长长的、平平的、厚厚的，不得不说是自然对这方百姓的无私馈赠。

沿河居民曾将这细沙一车车拉出，拌和水泥，盖房筑楼，修路造桥，慢慢建起一座小城。饥馑年代，勤劳的居民在离河道稍远地界，铲沙移土，造出百亩农田，如今仍有遗留地块在耕种，奉上玉米、高粱、花生、果蔬。

大人们“玩沙”，是在拼生活；孩子们玩沙，倒是纯粹得很。印象中，我就是在这沙滩上“玩儿”大的。

小时候，父母忙着种地，我就拿着铲子，蹲在那里挖呀挖，也不知道挖个啥；或拿小碗一连扣出十几个“馒头”，喊父母来吃，父母远远地只是笑，我便噘着小嘴将它们全部毁掉。稍大些，我常撅着屁股，铲沙引水，筑起一个连着一个的小水汪；等哥哥捞来小鱼暂养其中，待捞多了，拿回家让母亲给炸着吃。

放学后，时常与小伙伴们脱了鞋，光着脚，在沙滩上奔跑嬉闹，打沙仗；汗水湿湿细沙，糊在身上，浅水中洗个澡，那叫一个畅快；安静下来，把双脚埋在沙里，坐在沙滩上背书，写作业，发发呆心事。再后来，我和我的她相伴走在沙滩上，说着说不完的话，偶尔童心大发，还尝试重温一下儿时玩沙的乐趣；月下，躺在白净柔軟的细沙上，枕着胳膊，听水，听风，听蛙鸣，听心跳……

走近这两小孩，小男孩正“开动”塑料玩具挖掘机，挖沙塑沙造“城堡”，一道道沙墙似在堆积绵延他的梦想；小女孩正用小碗扣“馒头”，我会心一笑，似是看到了她温良的心灵。他们玩着沙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那认真专注的萌态令我忍俊不禁，也将我的思绪牵回到岁月深处。

正当我想加入他们时，不知怎的，小女孩抓起一把沙子，扬向小男孩，细沙钻进了他的头发、衣领里。小男孩也不示弱，一场沙仗开始了。我意欲上前制止，旁边站着的爸爸向我一挥手：“让他们玩儿吧！”继而，朝孩子们说：“别让沙子迷了眼睛！”俩小孩扭头一笑，“哦”了一声，继续扬沙嬉闹。

孩子爸爸说：“他俩感情好着呢！打打闹闹不影响，一会儿就又和好了。”我说：“你看弄了一身沙土。”他说：“回家洗洗就是了，咱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？看他们多开心！”再看他俩，玩得正欢，“嘻嘻哈哈”“叽叽喳喳”似是对爸爸最好的回应；那飘在空中的细沙，像一个个快乐飞舞的音符，在暖阳里闪着光。

悠远的沙滩与天真的孩童相遇，当下的我与曾经的我相遇，独行的我与温馨的小家

相遇，柔柔的沙子与我们相遇，多么美好的画面，让我沉醉其中，不能自已。

玩沙，似是人们与生俱来便倾心钟爱的游戏。沙的形态、质地，沙的流动性、可塑性，皆让人心生沉浸，把玩、嬉耍的冲动。不光孩童，大人也乐在其中。

我一直对茫茫瀚海心生向往，除了想要尽情领略壮美、辽阔、神秘的大漠风情之外，还想将自己抛至无边无际的沙海，大声诵读镌刻在黄沙里豪迈、苍凉的边塞诗行，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。或骑着骆驼慢行，在连绵的沙丘上，留下一行驼印，映照一幅驼影。

我有位朋友，曾在内蒙古响沙湾玩儿过沙。每描述起坐着滑沙板从沙坡最高处飞速滑下的速度与激情，骑着沙地摩托疾驰掀起一阵沙浪的刺激与洒脱，他总会双臂挥动，兴奋不已。他还将滑沙翻车、连连翻滚的视频发给我看，我收藏了，看一次，笑一次。他也承诺，得空一定带我去玩沙。

曾在北戴河小住，早晚都会穿着拖鞋，到黄金海岸散步。清早，刚刚醒来的渤海似打着哈欠，一浪一浪地轻抚海滩。我们拎着小桶，弯腰踩在爽爽的、金色的海沙上，仔细寻拣、挖掘奇异漂亮的贝壳。那被海浪一次次爱抚过的海滩，似是藏着无数珍宝的秘境，引我们不觉走出很远。

傍晚，被阳光晒过的海滩，踩上去软软的、暖暖的。挖一道沙坑，将自己埋在沙里，捞起胸前的海沙，任其一丝丝从指缝间滑过，再捞起；凝视流沙，静听海浪，那感觉如乘着海风在飞，放空了一切。

我一直认为，沙漏和沙画是玩沙的最高境界。

小城有家书屋，每个读书位都配有一只很小、很朴素的沙漏。坐下，开卷，将沙漏倒置的一刻，细细的流沙便被赋予了时间的定义，似是融入了知识的因子。流完，半小时；再倒置，再读半小时。我书桌前也有一只一分钟的沙漏，读书写字之余，瞅着流沙发呆一分钟，时间一点点被无声消磨的感觉，很是美妙。

灯箱上，铺撒各色细沙，伴着情境音乐，进行美术创作，这便是极富青春气质的沙画。我虽未亲眼欣赏、亲自体验过，单从视频中看到，已足够令我钟情着迷。一双巧手，纵情施展抹、刮、擦、点、抠、划等创作技法，令没有生命的静态彩沙一时有了灵魂，魔法般呈现出变幻莫测、生动流畅的艺术画面，或展示大美风光，或致敬英雄人物，或讲述动人故事，不一而足，引人遐思。

许是从小在沙滩上“玩儿”大的缘故，我一直对沙有种特别的情愫。虽已人至中年，可心底总有个“玩沙梦”，以至见沙则喜，见沙则嬉。偶遇孩童玩沙，我总会无所顾忌地跟他们玩儿在一起；我也时常一个人到沙滩上玩儿个痛快，只想在流沙似的岁月中，找回那个如沙子般真实的自我。

赶考的棉树

汪亭

从小到大，我的兴趣一直非常广泛，性格也很要强，画画、书法、写作，必须样样出色才行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。

那年，高考临近，每次模拟考试，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垫底。压力让心高气傲的我无比沮丧，一度心灰意冷，以致不想参加高考。

周末，我逃回了家。在屋后一块棉花地里，望见父亲站在棉树丛中，拿着剪刀麻利地修剪棉花枝叶。衬衣被汗水浸透，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背上，我远远地注视着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。

一会儿，父亲弯腰用草绳把剪下的枝叶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我，顿时神情很惊讶，朝我大喊：“你咋回来了啊？”

我低着头，沉默不语，摆弄狗尾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。我实在不敢看父亲被骄阳晒烤得如黑炭般的脸。父亲见我良久没吱声，匆忙跑到我身旁，把自己头顶的草帽摘下，扣在我的头上，关切地问：“是不是没生活费了？”

我压低声音，快速地说了句：“我不参加高考了。”

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。原以为他会对我吼叫，甚至拿起棉花枝抽我一顿。我作好一切准备，可他却意外地轻声细语问我为什么？

我仍然不敢抬头，兀自一五一十地把心

事告诉了他。父亲顺势在我身旁坐下，点燃一支香烟。沉默了好久后，他突然指着旁边一捆棉花枝，憨笑地问我：“知道为什么我要剪下这些枝叶吗？”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，心里也正纳闷。

父亲猛地吸了口香烟，很平静地说：“这些枝叶在棉树上是多余的，影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花。每株棉树有三五枝就好，这样养分会集中起来，才能结出更多的花苞。所以，每年我都得剪掉一些多余的棉枝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静静站立在田间，若有所思。阵阵微风吹过，这片棉花树，因枝叶稀少，每枝都摇曳生姿，尽情享受清风的抚摸。望着眼前的景象，我的心仿佛涌进一片阳光，透亮了许多……

第二天，我重新回到学校，将学习以外的兴趣抛下……当年八月，我收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如今，我一直铭记着父亲的那番话，他用朴实简单的务农经验教会了我终身受益的生活哲学：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株棉树。当生活中各种枝叶繁茂地疯长时，应立即有选择地剪去一些，让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关键的几枝上。而后用心地浇灌栽培，这样我们的“棉枝”，才能开出饱满的花朵。人生亦如一株棉树，删繁就简方为真。

如影随形

孔祥秋 摄



琐屑时光如珍珠

耿艳菊

很夏天的样子了。庸长，寂寥，像一首长长的宋词，上阙下阙，说不尽的婉转心事。

吃完午饭，没有午睡习惯的人，趴在桌上，竟也睡着了。胳膊麻了，想抬起来甩一甩，困意阻挡意识，到底任其麻下去。忽然，竟一个趔趄，差点摔下去，这才迷迷糊糊醒来。只是短短的小寐，人却精神了。

“竹摇清影罩幽窗，两两时禽噪夕阳。谢却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。”天气越来越热，时光也跟着缓缓地流淌，像山涧里好脾气的小溪流，潺潺的，是令人轻松的背景音乐。这时候，总以为自己是时间的富翁，很多事都放下了，告诉自己，别急别急，太阳落山早着呢，还有长长的下午，时间充裕得很。时间一充裕，人就悠闲了。

夏天里的美事之一便是这午后小睡。“纸屏石枕竹方床，手倦抛书午梦长。睡起莞然成独笑，数声渔笛在沧浪。”人生并不是只有马不停蹄地

为理想为生存赶着向前才是有意义的，适时地停下来，感受一下悠闲的心境，是另一种意义，或者说心灵能量的补充。

此时，我所在的小院子没有渔笛，却有好看的花影，惬意的鸟鸣，沙沙的风声。我坐在静寂的屋子里，静静地欣赏窗外一排植物的花影映在窗玻璃上，随着风的走向，婆娑起舞。想起那首《花影》：“重重叠叠上瑶台，几度呼童扫不开。刚被太阳收拾去，却教明月送将来。”心中的诗意漫上来，像月光漫过窗子，心灵的窗户打开了，幸福感就多了，回味之处甜甜的，柔柔的，美好的生活图景不就是这样吗？

“为了人生的幸福，必须爱日常的琐事。也就是说必须爱云的光彩，竹子的摇曳，群雀的喧声，行人的面面相觑，从这些诸般琐事之中，感受最高的甘露之味。”下午找东西时无意间瞥见这段话，早已忘记了在哪儿看到的，什么时候记下的，却蓦然间一下子触动了心弦，滑动鼠标的手停下

了，目光停下来，久久地凝视遥想。

谁不追求幸福呢？那么努力不辞辛苦地奔忙，不就是为了能捕捉到幸福的感觉，拥有幸福的人生吗？然而，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物，很多现象，都可以被定义，可幸福却是玄妙的、难以被定义的概念。

很多时候，只顾着为幸福奔走，却在不知不觉里错过了幸福。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握好当下，用心热爱眼前的生活。这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人人皆知的道理，却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。

低头走路，脚步匆匆，眼神迷茫，这样那样的心事挤满了心房。多久没有认真欣赏过一朵花开？还会像小时候那样观赏一片云的多姿多彩吗？清晨醒来看到满室阳光还会感动吗？

正是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琐屑事物或场景，才会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意和人生的幸福。长长的人生，也不过是琐屑时光的连缀，一点点，都是珍珠，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着温润的光辉。